

黑手

——中统军统行动档案纪实

徐飞 编著



黑手

——中统军统行动档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手/徐飞编著—乌鲁木齐:

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0.4

ISBN7-5425-0268-9

I. 黑… II. 徐… III. 中国—现代 IV. R2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63 号

黑 手

徐飞 编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5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5425-0268-9/I·347 定价: 22.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粉墨登场 /1

- 郑介民长叹：“何日方能趁风云之变，以逞吾志！”
- 时兮利功名兮，皆在今朝兮！
- 反间伏武汉，“落魄”倒新桂。
- 戴笠成功地敲开了蒋氏的大门。
- “跑单帮”的特务成了拥有“衙门”的小特务头子。
- 起家的本钱——“十人团”。
- 顾顺章叛变！南京调科总部一夜之间收到六封机密电报！
- 活得卑鄙的人，很难死得光彩。
- 在血腥与谄媚的后面，徐恩曾看到了自己指日可待的飞黄腾达。

第二章 孽海双凶 /38

- 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戴笠终于坐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位子。
-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私生子”——特工总部。
- 在调查统计局的幌子下的两条恶犬。

- 红队来去如风，制裁白鑫，狙杀史济美，在特务的眼皮底下直闯仁济医院制裁叛徒翦国华，震慑敌胆，中统上海区大小特务一时人人自危。
- 中统“细胞”工作奏效，一个坏“细胞”，便使红队遭到严重破坏。
- 卮惠安义正辞严：“你们自己前途都不光明，还能给别人什么？”
- 吉鸿昌躲过了特务的黑枪，却最终无法躲过蒋介石的毒手。

第三章 血染的顶子..... /77

- “杀！杀！不杀是堵不住幽幽众人之口的。”蒋介石恶狠狠地自言自语。
-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钳制舆论方面，特务们同样是很“出色”的。
- 贼喊捉贼，10000 元悬赏假缉凶，5000 元犒赏真凶手。
- 多疑的蒋介石拒绝拍合影照，侥幸逃过一劫，而汪精卫却替他挨了 3 枪。
- 借着勇士和无辜者的鲜血，徐恩曾为自己铺就了一条向上爬的“光明大道”。
- 他是一个连蒋介石和戴笠都怕的人……
- 特工王追杀暗杀王，戴笠的那张马脸上杀气毕现，“老九，可别怪我不讲义了！”
- 军统“美男计”俘虏了余婉君。王亚樵一时轻信，终铸千古遗憾。
- 学生打败了老师，义弟斗倒了义兄，小人战胜了英雄，戴笠在血雨腥风中向权力之巅冲击。

第四章 逆 流 /127

- 在抗日防谍的幌子下,中统、军统正式挂牌“营业”了。
- “我们的特务,布置各地各界,比明末时候的东厂西厂还厉害多少倍……”
- 黑色,给人以恐怖感的颜色。黑幕中出现一辆黑漆漆的汽车。
- 蒋鼎文说:“宣侠父不好对付,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 堂堂的国民党西北大员同军统特务一起合谋算计宣侠父。
- 抗战期间,中统不仅继续充当着反共“打手”的角色,而且还更积极、更无耻地扮演了一名反共“吹鼓手”。
- 美其名曰的“心理作战”,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造谣诬蔑。
- 阴毒重用叛徒,中统特务对中共南方四省党组织的破坏从江西开始。
- 谢育才夫妇忍痛弃子,双双逃出向党示警。
- 中统的反共“奇功”。

第五章 铁血行动(上) /164

- 罪恶里藏着死机,张敬尧的通敌活动为他自己准备了一张死刑判决书。
- 四下里突然枪声大作,砂石飞扬,子弹如雨点般倾泻到车上。
- 暗杀专家陈恭澍来到了北平。
- 军统狙击失利,日本顾问的身体挡住了王克敏,华北头号汉奸侥幸挽回一条命。

- 唐绍仪的去留,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 戴笠自作主张,电令上海区将唐绍仪就地制裁。
- 历史和人们开了个玩笑
- 汪精卫仓皇出逃,戴笠奉命万里追杀。
- 搏浪一击,只中副车,曾仲鸣阴差阳错地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第六章 铁血行动(下) /208

- 日本领事馆的欢迎宴会,变成了一场死亡宴会。
- 在南京的日伪大员收到了一份精美的“死神帖”。
- 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和杜月笙两方面的极大不安。
- “身居虎穴而不擒虎,还待何时呢?”林怀部暗暗下了决心。
- 蒋介石:“雨农,你要想办法,一定要宰了傅筱庵这条老狗!”
- 凌晨5时,正是黎明前最黑的时候,傅府上下一片寂静,四下里静谧无人……
- 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傅筱庵叛国投敌,认贼作父,终成贴身仆人刀下之鬼。
- 天皇特使倒在血泊之中,地点距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仅有300米。

第七章 特工大战 /230

- 晴气赞道:“以牙还牙、以恐怖对恐怖、以枪对枪,很好。这是一个野蛮的计划,令人胆寒!”
- 内部扰乱与外部恐怖相结合,“76号”气焰嚣张,中统、军统

步步相让。

- 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上海滩为舞台,一场特工大战上演了。
- “掌心雷”下,季云卿毙命。“76号”公开枪毙军统特务詹森,揭开特工大战的序幕。
- 王天木的副官突然拔枪相向,兆丰夜总会杀机弥漫。
- 以美色为饵,可以钓起丁默村这条大鱼吗?
- 以恐怖对恐怖,军统、“76号”大打出手,上海滩血案重重。
- 一块牛肉饼,了结了李士群罪恶的一生。

第八章 丧家之犬 /274

- 徐恩曾不甘落后,向英国主子抛去媚眼。
- 以外行领导内行,从一开始就种下了中统缅甸情报区失败的种子。
- 新仇旧恨,新账老账,二陈、徐恩曾决定要和高秉坊好好算一算。
- 徐恩曾及其喽罗们再也不是“小老婆养的”了,可是,又多了个“婆婆”。
- 表面上和和气气,不能掩盖你争我夺的事实,假“蜜月”之后,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 徐恩曾不甘心只做个蒋家王朝的保镖和打手,开始向权力的更高层迈进。
- 不务“正业”屡遭训斥,军统一旁虎视眈眈,小妻小妾忙中添乱,徐恩曾在劫难逃。
- 蒋介石大笔一挥,笠道:“免去徐恩曾所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 走狗的悲哀:“自古以来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

第九章 从巅峰摔落 /316

- 珍珠港事变前夕,美国海军收到军统的情报:“请注意日本海空军在太平洋方向的行动!”
- 戴笠的王牌——“中国黑宝”。
- 美国人掂量出戴笠的份量,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 “反间计? 妈的,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敢对我用反间计!”一代特工枭雄戴笠,栽了一个大跟头。
- 戴笠啼笑皆非,他精心组织的一场大规模行动,竟然只是为了一名小科长报复情人。
- 未雨绸缪,戴笠为自己和军统的前途预作安排。
- “只要我们三个抱成一团,何愁不‘王’呢!”戴笠、胡宗南、汤恩伯一齐大笑起来。
- 在死神拜访戴笠的时候,他已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第十章 魑魅魍魉 /347

- 戴笠一命呜呼于军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都认为:军统的时代过去了。
- 保密局从军统“脱胎”而出,阵痛难免。
- “还政于民”的“宪政”把戏下,中统二换招牌。
- 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驾马车围绕军统局长的宝座,你争我夺,互不相让。
- 毛人凤从打牌中悟出三个字:忍! 等! 狠!
- 毛人凤如愿以偿,当上军统第二代“教父”。
- 爆炸性新闻——“毛人凤辞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职务!”
- 真假保密局大打出手。

第十一章 帮凶与打手 /380

- 春城昆明，罪恶在阳光下发生了。
- 一时间，匕首、刺刀、手榴弹四处横飞，昆明淹没在血泊之中……
- 陈立夫亲自指点：“把逃亡地主富农组织起来，同共产党来个以组织对组织。”
- 叶秀峰接下“烫山芋”，决定三管齐下。
- 特务、暴徒们无计可施，凶相毕露……
- 闻一多：“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 军警宪特各路诸侯齐聚昆明，策划于密室。
- “李闻惨案”中军统的表演，为自己的罪行记录又添上了罪恶的一笔。

第十二章 最后的疯狂 /406

- “杀一做百，杀一做百！”蒋介石杀机又起。
- 毛人凤痛骂叶翔之：“只要能干掉姓何的，多牺牲几个人又算什么，保密局的脸让你们丢光了！”
- 蒋介石说：“我们今日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过去杀得太少……”
- 《中央日报》上登出消息：“毛人凤在哪里？”
- 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歌乐山中，杨虎城父子遇害。
- 沈醉连续接到两道密令，目标——杨杰。
- 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嘱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 越是临近死亡，越是凶残，只有这样才能掩饰心中的恐惧。
- 最后的疯狂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

第一章

粉墨登场

- 郑介民长叹：“何日方能趁风云之变，以逞吾志！”
- 时兮利功名兮，皆在今朝兮！
- 反间伏武汉，“落魄”倒新桂。
- 戴笠成功地敲开了蒋氏的大门。
- “跑单帮”的特务成了拥有“衙门”的小特务头子。
- 起家的本钱——“十人团”。
- 顾顺章叛变！南京调科总部一夜之间收到六封机密电报！
- 活得卑鄙的人，很难死得光彩。
- 在血腥与谄媚的后面，徐恩曾看到了自己指日可待的飞黄腾达。

特务政治总与专制独裁统治联系在一起的。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蒋家王朝的特务政治也从此拉开了帷幕。郑介民、戴笠、唐纵、徐恩曾这些臭名昭著的特务巨擘们一个个粉墨登场，尽显神通，敲响了蒋

氏特务政治的开场锣鼓。

初试锋芒

“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

“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在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孙子·用间篇》

郑介民自己也不知道，《孙子兵法》的《用间篇》他读过多少遍，可是他还是觉得，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此刻，他放下手头的书，喟然长叹：

“何日方能趁风云之变，以逞吾志！”

郑介民，广东省文昌县人，1887年8月15日出生于当地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希望他能给破败的郑家带来一线转机，给他起名为庭柄，别号耀全。郑介民的这个名字是他报考黄埔军校时自己起的。

郑介民幼年时，其父因病早逝，他勉强读完私塾后，便因家境日趋艰难而辍学。那时的广东，去东南亚一带捞世界的很多。这样，郑介民在10岁时便随同乡漂泊海外，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谋生。最初，他在一家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甚微。由于他读过书，能写会算，不久便被一家养鱼场老板看中，做了鱼场记帐员，收入多了一些。在鱼场干了几年，他最初还挺满意，因为每个月多少还能往家里寄些钱。但他不是胸无大志的人，很快便对这种寄人篱

下的生活厌倦了，思忖着另谋出路，有朝一日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广招有志青年参加北伐革命。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在南洋华侨中间，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于这位伟人，郑介民仰慕已久，何况一旦被黄埔军校录取，无异于有了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良机。所以，消息一传到南洋，郑介民便毫不犹豫地下了回国报考黄埔军校的决心。

于是，郑介民与同乡好友黄珍吾一同赶回了广州，正好赶上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这期间，他结识了湖南考生蒋先云、贺衷寒。

发榜的那一天，郑介民大失所望。黄珍吾、蒋先云、贺衷寒等人皆榜上有名，而自己却名落孙山。再回南洋，郑介民打死也不愿意，他不想被人耻笑。可是，长住广州又苦无经济来源。这时，他幸运地得到了同乡邢森洲的帮助，吃住都在邢家。以后的一个多月，他遍寻工作不着，便索性投到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去当学兵，一来解决生活问题，二来补习功课，为再次报考黄埔军校作准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郑介民顺利地通过了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考试。由于深知录取不易，入学后更加发奋努力，并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件很不幸的事。”这个时期，他开始推崇《孙子兵法》，其中尤好《用间篇》，把它奉若至宝。这位后来赫赫有名的军统大特务或许就是从这时决定了自己作为特务的一生。

入学后不久，经黄珍吾介绍，郑介民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与贺衷寒、缪斌等人一起，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孙

文主义学会”的幕后主使就是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从这时起，郑介民成了一名效忠蒋氏的干将。

花开花落，转眼一年过去，郑介民从黄埔军校毕业了。正当他准备披挂上阵，开始戎马生涯时，对他颇为赏识的蒋介石却决定将他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同去者还有后来的特务头子康泽以及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

在中山大学期间，郑介民对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课程最感兴趣，他把这作为自己日后从政的资本；另一方面，他又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苏联的情报工作，在同期学员中，有“文武全才”之称。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郑介民动笔写了一本名叫《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与在国内的国民党右派言论相呼应，鼓吹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该取缔等反动理论，受到蒋介石及新老右派的赏识。

“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经过两年的学习，1927年8月，郑介民从中山大学毕业回国。这时候，蒋介石早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成立了非法的国民政府。郑介民在内心里把蒋氏视为中国的领袖，决心把自己的前途命运绑在蒋氏这条船上，回国后便直接投奔蒋介石。谁知，恰逢桂系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东渡日本，不在国内。

投主不成，郑介民衣食无着，于是便去找在中央军官学校任总队长的贺衷寒，经贺安排，担任了政治教官。郑介民的那套蛊惑人心的理论，很快又为潘佑强所赏识，不久经潘推荐，郑介民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

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

陆海空三军总司令。

闻得此讯，郑介民欣喜若狂，心想可算有出头之日了。经过托关系走后门，他终于得到了让蒋介石亲自接见的机会。为了这次见面，他做了精心的准备。见到蒋后，他介绍了自己在苏联学习时的情况，并向蒋汇报了其他黄埔学生的思想表现。蒋本就对郑介民有所了解，郑介民在这次会见的表现又令他颇为欣赏，加上正逢用人之机，于是当即决定将郑留在身边任侍从副官，主管特务工作。

就这样，郑介民敲开了自己飞黄腾达的大门，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踌躇满志的郑介民此刻禁不住内心的喜悦，放声高吟：

“时兮利功名兮，皆在今朝兮！”

1928年12月29日，沈阳。

张学良在这一天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东北自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至此，蒋介石终于在形式上统一中国的任务。

但是，军阀混战的局面并未结束。国民党新军阀又在疮痍满目的中华大地上展开了新一轮厮杀。

早在1928年7月，国民党新军阀各派的争斗，就围绕编遣会议展开了。这一争斗的目的是强化中央军事封建独裁统治还是继续实行地方军阀割据。

当时主要的新军阀有：

蒋介石，他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形式上的全国中央政权，实际所辖范围是东南沪、宁及江、浙、皖、闽、赣地区；

冯玉祥，他的西北军控制了豫、陕、甘、宁等地区；

阎锡山，晋、冀、绥、察和平津地区是其晋军的势力的范围；

李宗仁其新桂系武装控制了桂、粤、湘、鄂等地区；

此外,其他边远省份都为各省地方军阀的实际控制区。

蒋介石不满意于这一现状。于是提出召开编遣会议,企图用软的一手消除异己。

1929年1月1日至26日,全国编遣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冯、阎、李等人很快对付蒋介石,使最终通过的编遣方案成为一纸空文。结果,新军阀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软的不行,蒋介石决定玩硬的。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桂系。

一来他要报一年多以前桂系逼宫迫使他下野的一箭之仇;二来在当时各派军阀中,桂系势力最大,并占据了战略要地武汉,卡住了中央军向中南、西南发展的咽喉,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由于桂系拼命地捞地盘,此时因占地过广、战线过长致使兵力分散,也使他蒋介石有隙可乘。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要对桂系用武的决心,喜出望外。自从成为蒋介石侍从副官以后,他虽然也做了几桩打小报告的差事,但一直不能有大的作为。这令他心急如焚,担心长此下去,会不见宠于他的校长。他一直期待着一个能使他大显身手的机会。现在,他日思夜盼的“风云之变”终于来了,他不是那种让机会从自己手里溜掉的人,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求见蒋介石。

郑介民向蒋介石提出,要击垮桂系,必须外用强兵,内且离间,他愿意担负潜伏桂系的任務,收集了解桂系的情报,并分化桂系的力量。深恐蒋介石不同意,郑介民接着向蒋介石提出,他完成任务是有把握的。因为他同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在中山大学时私交甚笃,李宗义还曾多次邀请他到桂系工作。有这把保护伞,他的工作一定会很顺利。

郑介民一番话,说得老蒋心花怒放,对他颇为嘉许。当即同意让他立刻动身。末了,不忘用他那套拢络人心、激励下属的惯用伎

俩，轻轻地握着郑介民的手，说道：“耀全，注意自己的安全。成功之日我当为你在总统府摆酒庆功。”

一句话，说得郑介民感激涕零，“学生为校长效力，虽肝脑涂地，死不足惜。”

武汉街头，春寒料峭。

郑介民衣衫不整，一副落魄倒霉相。这是他为了见李宗义而精心设计的形象。

郑介民先是在街上转了一会儿，了解了一下武汉的情况。

原来，李宗仁、白崇禧在占领武汉以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提出了“鄂人治鄂”的口号，提拔桂系中的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等控制湖北军政大权。胡陶二人骄横野蛮，视人命如草芥，一到武汉，便日夜捕人、杀人。仅杀人场之一的汉口济生三马路上杀人用的斩标竹签，就成车地往外拉。一时间民怨沸腾，只是慑于二人残暴，不敢有所发作。郑介民对此，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武汉的形势越糟，越是对他建立奇功殊荣有利。

在第4集团军司令部，郑介民见到了李宗义。

桂军内部，一般称李宗仁作“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郑介民以“二总”的故友身份求见，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是一个特务。

李宗义见到郑介民的落魄模样，大吃一惊，开口便问：“耀全兄何以一至如斯？”

“唉，宗义，一言难尽呢！”郑介民长叹一声，然后便将早已设计好的故事对李宗义娓娓道来，说他自苏联回国，怎么谋了个小差事，又怎么丢了饭碗，实在走投无路了，不得已到老朋友这儿谋个饭碗等等。

李宗义是个讲义气、重交情的人，虽然他对郑介民回国后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但见他说得言辞肯切，不似有伪，竟也信以为真，